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四部

《中国艳史》

中国艳史

宋代宫闱史

第三部

（民国）许慕羲 著

第六十七回

贪生怕死皇帝作俘虏 应天顺人蕃王继大统

却说真珠要求斡离不将徽宗身边的王婉容和一个帝姬，赐于作妾，斡离不微笑答应，令人转告徽宗。此时徽宗连性命也在他们手里，哪敢不应！只得割爱许给。真珠得了两个美人，立刻拥上马去，带回营中受用去了。

未几，从燕山行至金都，粘没喝、斡离不两人奉了金主之命，令徽、钦二宗换了素服，先进谒金太主阿骨打庙，然后再到乾元殿去朝见金主。中国的两朝皇帝，只因贪生怕死，竟做了俘囚，屈膝虏廷，真把汉族的面光扫尽无余了。金主晟，居然下诏封徽宗为昏德公，钦宗为重昏侯，徙镗韩州，后来又徙居五国城，北宋遂亡。计自宋太祖开国传至钦宗，共历九主，一百六十七年。后人诗叹道：

当年太祖开邦日，曾闻登楼赦敌囚；
那识汴梁王气尽，儿孙北狩也蒙羞。

那汴京自金师将起程的时候，张邦昌率领百官，排下酒筵，替金师饯行。粘没喝临行，又把冯澥等四五人留下，帮助张邦昌办事，又要留金兵保护他，亏得吕好问在旁说道：“南北风尚不同，言语不通。恐怕有了冲突，反为不美。”粘没喝道：

“我留个贝勒在此统辖，自然无事了。”吕好问道：“那更不好了！贝勒金枝玉叶，何等尊贵。倘若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更加吃罪不起。”粘没喝见他说得有理，方才没有留下兵来。

吕好问等到金兵去远，见张邦昌还是尸位如故，毫无动静，忍耐不住，便去问他道：“相公真个要做皇帝么？还是权宜行事，另图他策呢？”邦昌听了愕然道：“这是何说？”吕好问道：“相公阅历很深，应该知道中国的人情。那时金兵在此，无可奈何，只得由他摆布。现在虏已去了，谁人还肯拥对相公呢？为今之计，惟有即日归政，一面迎接元祐太后进宫，一面速请康王早正大位，还可保全身家；否则到了四方兵起，就不可问了。”张邦昌还有些舍不得富贵，狐疑不决。监察御史马仲，亦贻书邦昌，极陈顺利害，请速迎康王入京。邦昌方才迎元祐太后孟氏入居延福宫，称为宋太后。上太后的册文，有尚念宋氏之初，首崇西宫之礼，只明明是指太祖登位，迎周太后进宫的事情，居然将太祖比自己，心迹也就可想了。宋朝的宗室子孙，乃燕王德昭五世孙，出知准宁府，闻得二帝蒙尘，国破家亡，便约了江淮经制使翁彦国等，誓众登坛歃血为盟，同扶王室，并移檄斥责张邦昌。邦昌接到檄文，始知人心尚向宋朝，方才遣谢克家往迎康王。

康王在京城危机时，已奉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陈勾、汪伯彦、宗泽等佐之。由相州出发，进抵大名。那时金兵沿河驻扎，均有数十个营寨。宗泽前驱，挥兵直进，攻破三十余寨，履冰渡河。知信德府梁扬祖，以三千人来会，麾下张俊、苗傅、杨沂中、田师中诸人，皆有勇力，兵威甚振。宗泽请即日援救京城，康王倒也应许。恰值曹辅赉了蜡书前来说，说是金兵攻城不下，现方议和，可屯兵近畿，勿遽来京。宗泽道：“这是金人奸计，欲缓我师；况君父有难，为臣子者，应该速往

救援。大王可督兵直趋澶洲，次第进垒。敌人尚有异谋，我兵已到城下了。”汪伯彦道：“朝旨令我们驻师勿进，如何可违？”宗泽道：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况这道诏书，安知不是受了金人的威逼才下的呢？”康王听从康伯彦之言，命宗泽先赴澶洲。宗泽即从大名，往开德，连战皆捷，一面上书康王，请檄诸道，会兵京城；一面移书河东北宣抚使范讷，北道总管赵野和兴仁府曾楙，会兵入援。哪知这几句绝无影响，宗泽率领孤军，直趋卫南，转战而东。忽然金兵四集，几乎受困，裨将王孝忠阵亡，宗泽率兵死战，军士皆以一当百，斩首数千级，金兵大败而退。

到了半夜，金人往劫宗泽营寨。宗泽早已料着，将营迁移，只剩了一座空寨。金兵冲入，见是空营，惊惶而遁。宗泽渡河追击，又获大胜，陆续向康王报捷，催促进兵。康王那时已有众八万，且召集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，总管杨维忠，移师东平，分屯济濮诸州。嗣得金人假传诏书，令康王即日进京，所有兵马，尽交副元帅执掌。为张俊识破狡谋，力谏而止。康王遂进至济州，探听京中消息。宗泽屡次催促，只是不进；后闻二帝被劫北去，急提孤军回至大名，传檄河北，要想邀截金兵归路，夺回二帝。无如勤王之宾，没有一处前来。宗泽独立难支，不敢轻进。康王尚安居济州，未知京中情形；直至谢克家前来，方才知京师失守，二帝被劫的消息，欲思往救，已是无及了。谢克家便劝康王应天顺人，早正大位，康王不从。

不上几日，汴使蒋思愈又赍张邦昌书信前来，书中自为解免，请康王归汴正位。康王复书慰勉，宗泽以张邦昌篡逆，请康王声罪征讨，恢复宗社。康王正在迟疑不决，吕好问也至书道：“大王不自立，恐有不当立的人！起据神器，请速定大计为是。”张邦昌重又令谢克家与康王之舅、忠州防御使韦洲，

赍了大宋受命宝，到济州劝进。元祐太后孟氏，也命冯澥等为奉迎使，同至济州，康王始痛哭受宝，令谢克家还京，办理即位仪物。那时孟太后已由张邦昌尊奉，垂殿听政，遂命太常寺少卿汪藻，代草手书，谕告中外，其诏书道：

比以敌国兴师，都城失守，祿缠宫阙，即二帝之蒙尘，祸及宗祏，谓三灵之改卜。众恐中原之无主，姑令归弼以临朝，虽义形于色，而以死为辞，然事迫于危，而非权莫济！内以拯黔首将亡之命，外以抒邻国见逼之威，遂成九庙之安，坐免一城之酷。乃以衰癯之质，起于闲废之中，迎置宫闱，进加位号，举钦圣以还之典，成靖康欲复之心，求言运数之屯，坐视邦家之复，抚躬犹在，流涕何从！緬维艺祖之开基，实自高穹之眷命，历年二百，人不知兵，传序九君，世无失德。虽举族有北轅之衅，而敷天同左袒之心，乃眷贤王，越居近服，已群君情之请，俾膺神器之归，縣康邸之归藩，嗣宋朝之大统，汉家之厄十世，宜光武之中兴，献公之子九人，惟重耳之尚在。兹惟天意，夫岂人谋，尚期中外之协心，同定安危之至计，庶臻小渐底丕平。用敷告于多方，其深明于吾志。

这道手诏，到了济州，济州父老争赴军前。说是济州近日，冰泮复凝，云复华盖，城厢四壁，红光如火，独照空际。这明是天上瑞应，宋室中兴之兆，请在济州城内，即皇帝位。康王温言抚慰，令他们散归听命。权应天府朱胜非，亦从任所晋谒，请康王至应天府，说那应天府乃艺祖龙兴之地，四方所响，且漕运甚便，望即日启行。宗泽也以为然，康王遂决意赴南京。临行时，鄜延副总管刘光世，从陕州来会，康王命为五军都提举。西道总管王洙，宣抚使统制官韩世忠，也相继前来，皆随

康王往应天府，于府门左首筑坛，定期于五月朔即位。张邦昌得信，先期赶来，伏地大哭！自称不敢逃罪，特来请死。康王仍是好言抚慰。王时雍也奉了乘輿服御，从汴京赶到。到了五月朔日，康王登坛受命，行礼已毕，遥谢二帝，北向痛哭！嗣经百官劝止，即就府治升座，受百官朝谒，改元建炎，颁诏大赦。自张邦昌以下，及供应金兵等人，均置不问，惟蔡京、童贯、朱勔、李彦、梁师成等子孙，不得再用。遥上靖康帝尊号，为孝慈渊圣皇帝，尊元祐皇后孟氏，为元祗太后，遥尊生母韦氏，为宣和皇后，遥立夫人邢氏为皇后，孟太后即日在汴京撤帘，一切政治，皆归新皇帝裁决，是为南宋高宗。

相传徽宗，是江南李后主托生。初生之时，神宗曾梦后主来谒，故其性情学术，皆与后主相似。被劫至金，金主亦仿用宋太祖见后主故事。高宗生时，徽宗、韦妃皆梦吴越王索还河山。吴越王都临安，寿至八十一；高宗亦都临安，寿至八十一，所以都说高宗是钱俶后身。宣和年间，徽宗与宫内赐诸王宴，高宗酒醉欲睡，退卧幄中。徽宗褰帘入视，但见金蜥丈余，蜿蜒榻上，惊骇而退。及高宗往金营为质，斡离不疑为将家子，遣还易质。未几，访问得实，遣使急追。

康王方在途中，行路困乏，憩于崔府君庙，倚阶砌假寐；忽闻有人喝道：“速起上马，追兵将至。”康王从梦中惊醒，答道：“无马奈何？”其人道：“马已备好，幸大王疾远加鞭。”康王豁然四顾，方知为梦，果有一马立于其侧。将身跃上马背，一昼夜驰七百余里，所骑之马渡过河去，即僵立不动，亟视之，乃是崔府君庙中的泥马。康王遂徒步而行，至一村庄，觉得腹中饥饿，入庄略求浆饮。有老妪出迎，延入庄中，老妪让坐甫毕，复行出门，久之方回，遂问姓名何方来此？康王乃假造姓名，只说经商于磁相间，因为金兵劫掠，所以至此。老

姬道：“官人休要瞒我，你的行动举止，岂是经商之人，必是宫中亲王。前日有数骑追赶过去，适间又有四骑前来，追问康王可曾由此过去。我已对他道：‘康王过去已有两日，你们追不着了。’来骑举鞭击鞍道：‘可惜！可惜！’相偕而去，官人且安心，容进酒饭。”康王问老姬姓名，老姬答道：“妾之子李若水，官居侍郎，前日有信来家，言‘虏势猖獗，倘有疏虞，惟以一死报答朝廷’。吾儿得为忠臣，妾亦无恨了。”说罢，即进酒饭。康王饭毕，辞谢欲行。老姬道：“天下事尚可为，幸官人努力！”因出金数两，赠于康王，作为川资。康王受金，相向泣别而行，因得脱归，其中殆有天意，非人力所能为。

至是即位南京，以黄潜善为中书侍郎，王伯彦同知枢密院事。授张邦昌太保，封同安郡王，五日一赴都堂，参决大事，未几，复加太傅。罢尚书左丞耿南仲，右丞冯澥，用吕好问为尚书右丞，召李纲为尚书右仆射，兼中书侍郎。置御营司，总齐军政，命黄潜善为御营使，汪伯彦为副使，王渊为都统制，刘光世为提举：韩世忠为左军统制，张俊为前军统制，杨维忠主管殿前公事，窜误国罪臣李邦彦至涛州，吴敏至柳州，蔡懋至英州，李棣、宇文虚中、郑望之、李邺等，皆安置广南诸州。又以宣仁太后高氏，从前保护哲宗功在社稷，令国史馆改正诬谤，播告天下。追贬蔡卞、蔡确、邢恕诸人。御史中丞张澂，疏论耿南仲主和之罪，将南仲窜死南雄州。宗泽入见，力陈兴复大计。李纲亦奉诏到来，两人涕泣而言。高宗倒也很为感动。

那黄潜善、汪伯彦却暗忌宗泽，推说江防要隘，无过于襄阳，奏请宗泽镇守。高宗遂命宗泽知襄阳府。李纲闻得黄、汪二人交相谗谤，力辞相位。高宗道：“卿之忠义，朕所深知，幸无固辞？”李纲顿首泣谢道：“今日欲还二圣，抚四方，安

内攘外，责在陛下与宰相。愚陋如臣，如何能负此重任。必欲臣暂执朝廷，臣愿首陈十事。如蒙陛下采择施行，臣方敢担任。”高宗道：“卿有何意见？尽可直言。凡是可行的，朕无有不依之理。”李纲遂逐条陈说，是哪十条呢？

一议国是；二议巡幸；三议赦令；四议僭逆；五议伪命；六议战；七议守；八议本政；九议久任；十议修德。

高宗闻得这十议，不加可否，但言明日当颁议施行。

李纲退出，到了次日，颁出八议，惟僭逆、伪命二事留中。李纲又剴切上言，大略说：“张邦昌在政府十年。钦宗即位，首擢为相，宜如何以死守节，乃敢乘国势危急，受金人册立，晏然处于宫禁；若不加罪，何以示四方；所有邦昌时伪命臣僚，亦置而不问，何以历天下士大夫之节。乞申睿断，毋失民望！”高宗见了李纲这一道奏章，还不肯加罪张邦昌，召黄潜善、汪伯彦入内计议。

黄潜善素与邦昌交好，极力替他辩白。高宗又召吕好问问道：“卿在围城，当知邦昌情形究竟如何？”吕好问道：“邦昌僭位，人所共知，但已自归，请陛下眷断。”高宗越觉疑惑不决。李纲入谏道：“张邦昌僭逆至此，仍令在朝，百姓将目为二天子。臣不愿与贼臣同列。陛下欲用邦昌，请免臣职。”高宗颇为动容。汪伯彦接口道：“李纲之直，为臣等所不及。”高宗始出李纲奏议，榜张邦昌罪于朝堂，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，潭州安置。

先是张邦昌入居宫中，有华国靖恭夫人李氏，尝以御园果实持赠。邦昌亦以厚礼答之。一夕，李氏请邦昌夜宴，故意将自己的养女陈氏，装束得如天仙一般，令她出外侍酒。那陈氏

本来生得体态苗条，骨骼轻盈，再加了一身九装，在灯光底下瞧着，真如蓬莱仙子，汉皋神女一般。邦昌见了，不觉身体酥麻，好似深化了一样，再加她殷勤劝酒，目挑眉语，邦昌愈加迷惑，竟假作酒醉欲睡的光景。李氏见邦昌已醉，便同陈氏扶他进来，与她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顾忌。”言毕，遂将褚色半臂，替邦昌披在身上，拥入福宁殿，扶他小睡；且令陈氏在床前侍候，便退了出来。

邦昌本来心爱的是陈氏，见李氏已出，便从床上跳起，抱住陈氏。陈氏也半推半就的成了好事。从此陈氏轮流陪伴邦昌。邦昌竟将陈氏封为伪妃。及邦昌还居东府，李氏还私下相送，并出怨恨高宗之语。古语说得好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邦昌既已贬谪，威势尽失，便有人将这事密白高宗。高宗不禁大怒！立命拘李氏入狱，下御使台审讯。李氏如何能够抵赖，只得实供了出来。高宗命马伸持诏赴潭，历数邦昌罪状，勒令自尽，并诛王雍时。李氏杖脊三百，发配军营。吕好问曾受邦昌伪命，御使王宾，上疏弹劾，自请免职，出知宣州。宋济愈阿附金人，首书张邦昌姓名，坐罪下狱，就戮东市。追赠李若水、刘韜、霍安国等官阶。高宗方响用李纲，又下诏书命纲兼御营使。

李纲更加尽力图报，又规划九条建国方略，上疏陈奏，是哪九条呢？

- 一、请建河北招抚使，河东经署使，特荐张所傅亮允任。
- 二、高宗登极，赦诏未及两河，适潘贤妃生子梲，例应大赦，请便及两河，以广德意。
- 三、请调宗泽为东京留守，规复两河。
- 四、请立沿河江淮师府。
- 五、修明军法。
- 六、令诸路募兵军马，劝民出财，并制造战车。
- 七、议车驾巡幸，首关中，次襄邓，

不当株守应天。八、遣宣议郎傅雾使金军，通问二圣，不言祈请。九、请還元祐党籍，及元祐上书人官爵。

这条陈上去，高宗件件允行，真可谓言听计从，人民也忻忻望治了。

独自黄潜善、汪伯彦两人深忌李纲，复昌和议。恰值娄室率兵进攻河中，权知府事郝仲连合门死难，河中遂陷。娄室又连陷解、绛、慈、隍诸州。汪黄二人，便密请高宗，巡幸河南。

未知高宗允从所请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

诵唐诗遗恨渡河 幸浙省迁都避寇

却说金娄室率兵南来，警报到了宋廷。那黄潜善、汪伯彦，本来常劝高宗巡幸扬州。现在闻得金兵又来，高宗心下也甚惧怯！便决意前往扬州。李纲以为不可，竭力谏阻。黄潜善、汪伯彦暗进谗言。高宗便渐渐的疏远李纲，虽进他为左仆射，只因欲用黄潜善为右相，方有此命的。

那黄潜善入相之后，便催促傅亮渡河。傅亮以诸事未备，请暂从缓，朝旨责他逗留，竟罢其职。傅亮为李纲所荐，因此再疏求去，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，提举洞霄宫。李纲入相，不过七十七日，政治规模皆粗有头绪。李纲既罢，遂尽反所为。

太学生陈东、欧阳辙，请复用李纲。黄潜善向高宗道：“陈东等纠众伏阙，若不严加惩办，恐有骚动事情，为患非细。”高宗即交潜善办理。潜善既退，尚书右丞许翰道：“公欲办二人何罪？”潜善道：“按法当斩。”许翰道：“国家中兴，不应杜绝言路，须下大臣会议。”潜善佯为答应，将二人处斩。二人以忠谏获罪，无论识与不识，莫不流涕！四明李猷，为赎尸埋葬；后来汪、黄得罪，始赠二人为承事郎，各官新屑一人，抚恤其家。许翰闻二人处斩，代著哀词，上疏求去。高宗不允，章至八上，遂免其职。

时金兵连陷河北州郡，高宗下诏幸扬州，隆祐太后以下先

期出行。那隆祐太后，便是元祐太后。高宗因元字犯太祖号，因此改了隆祐。高宗即幸扬州，这说避敌已远，可以无患了。哪知金人却更加看轻宋人，竟要兴兵前来了。初时金人闻得高宗即位，斡离不倒想送还二帝，粘没喝不以为然。不到几时，斡离不死了，粘没喝独掌大权，闻得高宗不向北进，反向南退，明明是个苟安没用的人。又值高宗遣朝奉郎王伦，阖门舍人朱弁使金，请休战议和。愈加知道高宗畏葸退缩，不是有为之君了。此时还不乘机南侵，更待何时。遂即奏闻金主，遣银术可(尼楚赫)攻汉上，讹里呆(鄂尔多)、兀术(乌珠)从燕山进攻山东；阿里蒲卢浑(阿里富埒浑)趋淮南。娄室与撒里喝(萨里干)、黑锋(哈富)自同州，趋陕西。

粘没喝自率大军下太行，由河阳渡河，直攻河南。五路金兵分道而进，粘没喝兵至汜水关，留守孙昭远战死。娄室到了河中，见西岸有宋军扼守，不敢径渡，进取道汉城，攻陷同州、华州。安抚使郑骧与战不支，投井而亡。娄室乃攻入潼关，经制使王玠，奔陕州逃入蜀中，中原大震。史有兀术，要渡河攻取汴京，宗泽已遣兵保护河梁，始暂行退去。到了建炎二年正月，银术可陷邓州。知州范致虚弃城而遁，安抚使刘汲阵亡，所备巡幸粮储，皆为所劫。又分兵连下襄阳、均、房、唐、陈、汝、蔡、郑诸州，及颖昌府。兀术又从郑州至白沙，离汴京已是很近。宗泽毫不为意，还是与客围棋，谈笑自如。僚属皆入内问计。宗泽答道：“我已有准备了。”未几，捷报到来，果然得胜。

原来，宗泽先令部将刘衍至滑州，刘达至郑州，牵制敌兵，另选精锐数千骑，绕出敌后，邀截金兵归路。金兵正在与刘衍力战，不想后面又有宋兵，前后夹攻，遂致大败而退。宗泽虽然胜了一阵，知道金人来势方张，必不甘心退去，又令部将阎

中立、郭俊民、李景良领兵赴郑。途中遇着粘没喝大军，两下交战，阎中立败死，李景良逃去，郭俊民投降金人。

宗泽闻得败报，立捕李景良，斩首以徇。那郭俊民后又引了金使，持了粘没喝的书信，招降宗泽。宗泽撕毁来使，喝令左右，将俊民与金使一同斩首。恰值刘衍回至汴京，金人乘虚攻入滑州，宗泽部将张撝往救，撝只领一二千兵，金兵却有万余，手下皆请稍避其锋。张撝叹道：“避敌偷生，有何面目回见宗公。”遂力战而死。宗泽闻知张撝危急，忙令王宣往救，已是不及。王宣率领部下力战，竟破金兵，金兵弃了滑州遁去，遂令王宣知滑州。时有河上屯卒获，得金将王策解来，宗泽闻知王策乃亡辽旧臣，即亲解其缚，延之入坐，询问金人虚实，实得其详。遂召诸将涕泣宣谕道：“你们皆心存中心义，当协力杀敌，迎还二圣，共立大功。”众将闻言，皆感泣思夺，誓以死报。

宗泽决意大举，募兵储粮，招抚盗魁王善等，共集城下，预备渡河。又上疏请高宗还汴，一面檄召都统制王彦，还屯滑州。王彦性颇忠勇，常与张所、宗泽共图恢复，宗泽尝令岳飞往助张所，所以国士待之，后来又令随王彦渡河。彦领了人马，直抵新乡，望见金兵数万，蜂拥而来。王彦部下不过七千人，将校十一人，众人皆有惧色！不敢进战。岳飞独持丈八铁枪，冲入金兵阵中，左右驰突，无人敢当，夺得大纛一面，向空抛去。诸将见岳飞得胜，也奋勇向前，并力杀敌，立时杀退金兵，克复新乡。

次日又战于侯兆川，岳飞身带十余伤，士皆死战，又将金人杀退，适军中粮尽，赴王彦营乞粮，彦竟不应。岳飞自行备粮，转战至太行山，擒将拓跋耶乌。金帅黑风大王，素称桀悍，恃勇来战，未及数合，为飞刺于马下，金兵大骇而退。岳飞因

王彦不应接粮草，未敢轻进，只得率领所部，仍归宗泽。王彦骤失良将，无人御敌，后为金兵围住，溃围出走，退保西山，暗中结纳两河豪杰，欲图再举。部下兵将，皆于面上刺涅成“赤心报国，誓杀金人”八个字，因此，两河响应，众至十万。金将不敢近垒，至是接得宗泽之檄，遂还滑州。

宗泽连上数疏，请高宗回汴，皆不得报。宗泽气忿已极，再后一疏，竟隐斥汪黄。因此更为黄潜善、汪伯彦所衔恨，百端阻挠高宗，不令还汴；且戒宗泽，不得轻进。宗泽忧忿成疾，疽发于背，势甚危迫，诸将相率问疾。宗泽跃然而起，道：“我因二帝蒙尘，积愤至此。你们能够杀敌，我死亦无恨了。”诸将齐声道：“敢不尽力。”及诸将退出，惟朗吟唐人诗道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！”宗泽临危，尚无一语及家事，惟三呼渡河而卒。

宗泽，字汝霖，义乌人氏，元祐中登进士第，屡任州县，迭著政绩。及调知磁州，修城池，缮守备，金人不敢来犯。后佐高宗，授副元帅，连败金兵，威声大着。既守东京，金人屡战屡败，更加敬惮，呼之为宗爷爷，卒年七十。远近悲恸，如丧考妣。讣闻于朝，赠观文殿大学士，谏议大夫，予谥忠简。以杜充为东京留守。杜充酷虐苛刻，大失人心，所有将士及抚降诸盗，相率散去。汴京从此不能保守了。

那时金兵所至，到处残破。娄室攻陷永兴，率众而西，秦州师臣李绩降金；又犯熙河，都监刘惟辅，领精骑二千，连夜至新店迎战。次晨，金前军大半黑锋领兵到来。刘惟辅出马迎敌，舞槊直追，黑锋不及迎战，一槊洞胸，坠马而死，余兵溃退。粘没喝正占据西京，闻得黑锋败殁，即焚烧庐舍，去援助娄室，留下兀术、屯驻河阳。河南统制翟进，袭入西京，引兵进击兀术。兀术设伏以待，翟进中伏几殆。适值御营统制韩世

忠，奉朝命往救西京，路经河阳。巧遇翟进败兵，遂救了翟进，与兀术相持数日。那兀术因闻知粘没喝往援娄室，已经改道渡河，复还云中。兀术也起了归心，便率兵自去。惟娄室兵至泾原，为制置使曲端，遣副将吴玠迎击，战败于青溪岭。石壕尉李彦仙，也克复陕州，及绛解诸处。

徽宗第十八子信王桧，本随一帝北去，行至庆源，逃匿真定境内。和州防御使马扩，与赵邦杰聚兵五马山，从民间得桧，奉以为主，总制诸寨。两河遣民，闻风响应。信王遂手书奏牍，令马扩赍赴行在。高宗看了奏章，恰值黄潜善、汪伯彦在侧，便递与阅看，潜善不等看毕，便问高宗道：“这可是信王的亲笔么？恐未必有假。”高宗道：“确是信王亲笔，朕素来认得的。”汪伯彦道：“陛下也须仔细。”高宗遂召入马扩，细问情形，已是真确无疑，当下授信王桧为河外兵马都元帅，并令马扩为河北应援使，还报信王。黄潜善问马扩道：“信王已是北去，如何还在真定。你须小心，休坠奸人计中。”马扩竭力与辩，潜善又提出密旨来压制他。马扩不敢争论，怏怏而行，在名逗留了几日。

哪知金将讹里朵，已约粘没喝兵亟攻五马山诸寨，信王还领兵抵御，后因汲道破断，遂致失守。信王桧亡命而去，不知所终。那数寨虽为吴玠所败，仍复东下。诸帅又不和协，潼关失守，秦陇一带，几无干净土地。其时讹里朵，已与粘没喝会合下河南，破了徐州，直驱淮泗。警报递到扬州，皆为汪黄二人捺住，不令上闻。高宗还只道金瓯无缺，可以安享太平，且令黄潜善、汪伯彦为左右仆射。两人入谢，高宗还说：“得黄卿为左相，汪卿为右相，何患国家不能太平？”两人听了，十分兴头，从此更加隐匿军报，所有各处失守的消息，一些也不使高宗得知。终日里拥了娇妻美妾，饮酒欢笑，有了空闲，更

要至寺院里面谈经说法。

直至建炎三年正月，王彦从滑州入觐，先到黄、汪二人处晋谒，见面之下，便大声道：“寇兵一日近似一日，不闻两位相公派兵抵御。难道待敌自毙么？”黄潜善将脸一沉道：“有何大不了的事情，如此张惶！”王彦冷笑道：“金将娄室扰秦陇，讹里朵下北京，兀术下河南，早已有了军报；近来粘没喝攻下延庆府，陷了徐州。知州王复，不屈被害，全家死难。二位相公也有耳目，难道疾聋了不成！”汪伯彦道：“敌人前来，原仗着你们退敌，怎么专门责备宰相呢？”王彦道：“两河义士，常延颈以望王师。我王彦日思北渡。无如各处将士，未必同心；全仗相公辅助皇上，下诏北伐，才可以作军心、振士气。如今二位相公偷安迁延，皇帝丝毫不闻，从此下去，恐不但中原隐没，便是江南也难保守了。”黄、汪二人无言可答，惟有心下暗恨王彦，当即入奏高宗，说王彦病狂，请免朝对。高宗即免王彦入觐，命充御营平寇统领，王彦长叹了一口气，遂积病辞职而去。

不上几天，粘没喝将由徐州进兵，韩世忠率后救濮。粘没喝回兵邀截，世忠败退盐城。粘没喝遂取彭城，间道赴淮，东入泗州。高宗此时才闻得军报，忙命江淮制置使刘光世，率师守淮。敌尚未至，兵已先溃。粘没喝挥兵抵楚州，守将宋淋出降，遂乘势南进，破天长军，距扬州只得数十里了。内侍邝询，闻知消息，连忙入宫报告道：“寇已来了。”高宗大惊失色！也不及问明情由，急急披甲骑马，跑到瓜州。遇见一只渔舟渡过江去，随从的人，只有几名护圣军和王渊、张俊与内侍康履。

到得镇江，天色已暮了。黄潜善、汪伯彦还率同僚属听浮屠说法，回来吃饭，堂吏入报，圣驾已行。两人始相顾仓皇不及会食，骑了马，往南奔驰；隆祐太后与六宫嫔御，幸有护士